

# 来兮

——我眼中的中国留美学生

□李显荣

异域见闻>>>



一些人来了，一些人又回去了，“来兮”“归去”，成为莘莘学子留学美国的缩影。

与改革开放同步，从1978年12月28日，中国向美国派出首批50名公费留学生始，到20世纪80年代末，国家进一步放宽了留学政策，允许中国学生自费出国留学，30多年来，中国留学生的足迹已遍布全球109个国家，出国留学生总数逾百万，其中赴美学生最多。

在美国探亲期间，我特意接触了或已工作、或正在学习、或回国后又来到美国的30多名中国留学生。这些远涉重洋、赴美留学的学子，他们向往经济发达的美国，既为稻粱谋，又为国家谋，或追求知识，或追逐金钱，或追寻自己的梦想，或寻找别样的人生，一些人来了，一些人又回去了，“来兮”“归去”，成为莘莘学子留学美国的缩影。

目前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中，最早来美国的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公派留学生，自费留学生极少。20世纪90年代以后，留学形势发生巨大变化，公派的成了少数，许多名校毕业或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子，通过申请奖学金或自费来到美国，掀起了一波出国潮。10多年里，仅美国西北大学就吸纳中国留学生200多名。我所接触

的留美学生分别来自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科技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上海同济大学和上海交大、西安交大等国内名校。哈佛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、耶鲁大学、芝加哥大学、西北大学等美国著名高校，成了中国优秀学子的聚集之地。我不禁感叹，清华、北大和其他中国名校，成了留美学生最大的“预科班”。上网一查，1909年美国人退还“庚子赔款”时建立的大学，名叫“留美预备部”，就是为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而建立的，到1912年，才改名为“清华学校”，直到1928年更名为国立“清华大学”时，“留美预备部”这一称谓才成为历史。现在，国内著名大学设立的向世界各地高校输送学生的“预科班”就更多了。

我所认识的中国留学生中，来美最长的有27年，最短的也有3年。他们当中有些人取得硕士学位后，学有所成，学有专长，找到了理想的工作，年薪4万至5万美元。尽管如此，他们在美国虽成为“白领阶层”，却也是“知识苦力”。因为美国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时时充满机遇、遍地都是珍宝的自由之都，有的留学生硕士毕业后，并没有现成的工作在等着他们，在没有找到

工作之前，到餐厅端盘子、当侍应生，就成了他们维持生计的首选。这时，他们是“劳工”，是“苦力”，收入很低。有的学生硕士毕业后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又丢不下“身份”，便继续读博士，依靠微薄的奖学金来维持生活。有的学生为生活所逼，甚至丢下“身份”、放下“体面”，跑去做“蓝领”。我们在美国东部观光时，给我们当全程导游的隋先生就是这样。他到美国快20年了，一直从事导游这样的“苦力”活。有的留学生博士毕业后，若工作仍然不理想，便攻读博士后。这一切努力和奋斗，就是为将来的发展积蓄更大的能量。

在我所认识的中国留学生中，有的拿到了绿卡，有的正在积极申请。无论拿到绿卡的还是没拿到绿卡的，大多数都是背着车子的债或房子的债。为支付银行贷款，他们早九晚五地工作，充当“高级打工仔”的角色，努力去维持一房、两车、三保险的中产阶级的生活。由于阅历不深，他们一时还不能融入到美国企业的管理高层和社会上层；由于文化的差异，他们在短期内更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。

(请关注下篇《归去》)

若有所思>>>



用炭铲从灰中扒出山药蛋，左手倒右手，一掰为二，趁烫嘴时吃，那热沙沙的香，是小孩子最迷恋的冬日暖食。

有一年自助游，大年三十晚上进了磧口山村，饥寒劳乏中，同行的人一脸憧憬，说到了地方，房东定会杀羊待之。好容易摸到地方，房东先是端来一大箩馒头和蒸红薯，又说菜马上就做好，等了十几分钟，端来的是一碗放温的洋芋擦擦，就是土豆条拌了面粉炒。因为肚饥，觉得这洋芋擦擦分外好吃，这便是迎接新年的菜了，羊肉的事，早已丢在脑后。

山西人唤土豆为山药蛋，听起来像喊自家孩子。这山药蛋蒸着吃着都很可口，更好吃的是烤在炉膛里的山药蛋，卧在炭火的灰烬中，灰中偶尔传来被炭火爆皮的声音，闷闷的，而烘烤的气息却无孔不入。差不多熟了，用炭铲从灰中扒出山药蛋，左手倒右手，一掰为二，趁烫嘴时吃，那热沙沙的香，是小孩子最迷恋的冬日暖食。

我小时住在西北，冬季的电影院里生着大

火炉，烧火炉的人人缘好，有人看电影时不忘带个土豆，托烧火炉的人将土豆埋在炉膛里，演到小半场，有时正演着悲剧情节，男主人公抱着死去的女主人公大哭，大家陪着唏嘘不止时，烧炉人在黑暗中大喊一声：“某某，你的土豆熟了！”眼泪急刹车，有人破涕为笑。

还是在西北，有一个小木匠，是我邻居，小两口吵架之后谁也不理谁，小媳妇下厨，用羊肉片和土豆块做了一锅面片汤，面碗里淋了辣椒油，稀里哗啦的吃面声中，两个人也就和好了一——和解的办法有很多种，实惠肚子的方法唯有这一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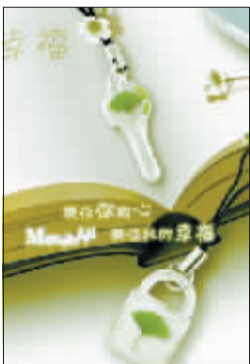
在土豆的故乡，不知那时土豆叫什么名字，一个西班牙人，把它当做观赏植物，千里迢迢地从南美洲带到欧洲，只是为了看它的花。后来法国的一个专家发现它的根是可以吃的，法

国农民于是开始大量种植。19世纪初，俄国彼得大帝从欧洲带回了土豆，这土豆于是成为济世的植物，是法国与俄国百姓餐桌上仅次于面包的主食。

从前的冬储菜，白菜、萝卜和土豆是不可缺的三大宝。北方有地窖，是冬储菜冬眠的家园。想起在磧口山村的那个大年初一，清早起身溜达，一不小心踩在咚咚响的地窖盖子上，掀开来，一眼看见土头土脑的土豆们，仿佛替它们感觉到阳光的刺眼，又忙将盖子合上。天寒地冻，土豆确实给了人们莫大的安慰。前一阵子，土豆突然涨价，身价一连翻了好几倍，于是“海豚族”出现了，囤油、囤米之外还要囤白菜、土豆，打算维持到明年春暖花开。这不是回到囤冬菜的年代，而是物价已使人心脆弱，如果货源充足，价格稳定，谁也不会做那只惶恐的“海豚”

□伊尹

生活手记>>>



事在人为，境由心造。幸福是比出来的，能比出舒坦，比出得劲，比出安逸，那才是明白人。

生活中，老百姓其实很少提起“幸福”这个词。譬如我父亲，今年80多岁了，他总爱用“舒坦”这两个字来形容日子过得幸福。饭桌上，看着鸡鸭鱼肉一大桌菜，父亲抿一口酒，就开始重复他不知讲过多少遍的老话：过去，就是地主老财，逢年过节也弄不上这一桌菜，我活到16岁还不知肉是啥滋味，50岁之前就没吃过饱饭，现在，顿顿都有肉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这日子真是舒坦，我算是知足了。的确，过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，现在是想吃啥有啥，我父亲的幸福感和过去比出来的。

小区门口有个修鞋匠老张，50多岁，他把幸福叫“得劲”。我每次去修鞋，都和他聊会儿天，发现他比我的幸福指数高得多，从来都是笑眯眯的，哼着家乡的豫剧。他因为腿有残疾，结婚晚，找的是个寡妇，带过来两个孩子，都在上学，老婆没有工作，靠捡破烂补贴家用。我总觉得他的生活很难与“幸福”二字挂钩，可是不，他嘴上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“得劲”。孩子学习好，得奖了，他说“得劲”；老婆捡破烂多卖了一二十元

钱，他说“得劲”；他揽的活多，生意不错，那就更是“得劲”，给人的感觉，他似乎是天下最幸福的人。他常说，在老家，像他这样的残疾人，很难娶上媳妇，更过不上城里人的日子，他的幸福感和他的乡亲们比出来的。

我装修房子时，认识一对农民工夫妇，姓阮，40来岁，四川绵阳人，专门铺地板砖，他们把幸福叫“安逸”。两口子的活干得好，价钱也公道，我这个楼的住户都争着请他们干活。他们也不租房子，干到哪里住到哪里，给我干活时，就住在我的房子里，一个简单的铺盖卷，一个电饭锅，自己买菜烧饭，每天都干到很晚。我和他们聊过几次，虽然他们操的是“川普”，一说话就难听懂，不过，我听他们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“安逸”。他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，只要有活干，每个月都能挣上三四千元，比他们远在广东打工的几个弟弟挣得多。“硬是安逸啊！”老阮最喜欢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的幸福。老阮的幸福感和自己的弟弟比出来的。

我悟出一个道理，幸福是比出来的，不幸福

也是比出来的，关键是要找对比的对象。像我父亲，他感到幸福，是因为他和过去衣食无着的苦日子比，如果他硬要和那些终日吃山珍海味的大款比，那就不会有什么幸福可言了。像修鞋匠老张，他感到幸福，是和老家那些娶不上媳妇的残疾人相比，如果他和城里那些来修鞋的主顾比，心理就很难平衡了。同样，农民工老阮的幸福，是同在广东打工的弟弟相比的结果，如果他和小区这些住户相比，那恐怕也不会有太好的心情。

反思自己，我虽然工作稳定，收入不菲，有房有车，但幸福感却不强，远不及鞋匠老张他们，就是因为我的对象往往是比我强很多的人，收入、地位、房子、车子、孩子，本来都不错，可是与人一比，顿时就心灰意冷，觉得矮人一截，好像自己白活了。胡乱攀比，结果把幸福感比没了，这就是自寻烦恼。世界上不知还有多少人还在和我一样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

事在人为，境由心造。幸福是比出来的，能比出舒坦，比出“得劲”，比出安逸，那才是明白人。

□陈鲁民

# 幸福是比出来的